

文学冀军·实力矩阵

——焦冲小说评论

城市的细节与质感

——关于焦冲的“北京故事” □徐 刚

从城市地理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焦冲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围绕北京城市空间展开的，他讲述的是不折不扣的“北京故事”。这位常年生活在此的河北作家，显然对这座城市有着自己的理解和体认，并且努力将这种理解和体认形诸笔端。

关于异乡者的“北京故事”，无数写作者都曾做过艺术尝试，为此，我们大概会习惯于在“京漂”的叙事脉络中予以观察和阐释，这在焦冲的小说中也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过往的作品如《北漂十年》《男人三十》等皆属此类。这些小说无疑都具有绵密的生活质感，饱含着人物生活情感的细致描摹，以及城市物质的鲜活呈现，而生活在内的肌理也纤毫毕现。尤其是这里的职场生活，笔法细腻，极具生活气息。小说之中，人物的出没之处亦与北京城市空间高度叠合，这当然显示了作者对自己身处的生活世界的全情投入。

焦冲此后的小说更多是从自身经验辐射开来，围绕城市空间描情状物，尤其是近年来的作品，作为体验者的城市写作，开始让位于一种作为观察者的城市写作，甚至在此脉络中，小说里社会问题的维度日益鲜明。这当然体现出写作的成熟。事实上，他的作品特别善于通过流行的社会话题来讲述故事，这既有利于形成某种热点效应，也是作者把握现实的有效方式。比如小长篇《微生活》便是对网络间悄然兴起的所谓“段子手”的话题的有效回应。小说随故事展开的是常人难以周知或知之不详的“段子手”们的价值、情感与生活世界，由此呈现全媒体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脱的媒介命运。在焦冲笔下，匪夷所思的段子手成长史、各行其道的网络明星炼成记以及网络营销的赤裸现实、“水军”的运作真相等等，“活色生香而不落俗套的市井故事”背后，是“一幅血淋淋的网络江湖浮世绘”，其间强烈的现场感，亦“衍生出一种粗野鲜活而又厚实沉甸的力量”，不禁令人叹服。

在焦冲这里，城市的光怪陆离，现实因素的不断涌人，为小说的“话题化”制造了便利条件。除了前文所言及的《微生活》里的“段子手”，我们还可看到《隐居图》里的“合约情人”，《秘密与谎言》里的“同妻”与“形婚”等，热门话题相继呈现，最大限度地容纳社会话题，这是作品能够始终保持鲜活时代感的重要原因。这方面的典型作品还有最近的长篇小说《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里所谓的“原生家庭”之于婚姻关系的密切联系，相信在当时的新闻媒体中多有涉及。在今天的婚姻生活中，“原生家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夫妻之间“三观不合”的根本原因往往会被归咎为“原生家庭”。而几乎所有的婚姻悲剧，也都将被视作“原生家庭”的罪孽。小说中，朱小辉与乔美琪的聚散分离，便是这样一种社会风潮的生动写照。因此这里的故事，似乎只是为了单纯地印证我们关于“原生家庭”的普遍感觉，而缺乏某种反思的维度。毕竟，一种普遍的困惑在于，百年来旧家庭之于婚姻的束缚关系，以及青年男女以自由的名义实现婚姻中的跨阶层流动，都在所谓的“原生家庭”面前消失无踪。“五四”以来的性别解放和婚姻解放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以至于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更加保守的新时代，这恐怕才是我们读完小说之后应该思考和追问的问题。

焦冲小说中的人物往往迁徙于城乡之间，一边是万人如海的北京城，一座巨大而空旷的城市，光鲜、虚幻却令人迷惑；另一边则是自己出生的乡村抑或小城镇，逼仄而沉滞的所在。置身大城市注定漂泊无依，然而重返小城镇却也令人难以适应，不愿放弃的梦想始终萦绕。通过焦冲的小说，我们大概看得出来，他对不同

阶层的城市生活方式都极为熟悉。他笔下活跃的人物，既有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小白领，事业上小有成就的成功人士，也有一般人们所说的进阶者，那些底层打拼的普通人，即所谓的“京漂”一族。

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物，构成了一个五方杂处和鱼龙混杂的北京城，因此在焦冲的小说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诸多有关贫富差距的话题。纵观其作品，作者特别善于在富家子弟与平民百姓之间制造某种人生交集，而故事则往往产生在这里。贫穷与富有，永远是这个城市的主要。这个世界总有人一无所有，另一些人却得到太多。这也就像李沧东的电影《燃烧》里，主人公李钟秀所慨叹的，“总有一些盖茨比式的谜一样的年轻人，不知道在干什么，却很有钱。”《营救柴五郎》里的甘旭然大概就属于这种人。小说一方面展现的是李磊和韩梅梅这对普通人的生活，他们为了梦想而艰难打拼，房子成了最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作为房地产开发商的富二代的甘旭然，拿出一套房“就像他从自家菜园子拿出一棵白菜一块土豆那么容易”。他们毫无交集的人生，却因为一只狗而发生了关联，不错，就是那只名叫五郎的柴犬。小说里的李磊正是为了这套房子，才冒死营救了柴五郎。小说最后，受伤的李磊获得了人生的意外奖赏，甘旭然承诺的房子兑现了，正是有了这从天而降的房子，他与韩梅梅岌岌可危的恋情出现了转机。小说似乎在向“大团圆”的结局挺进，然而我们却分明从故事中嗅到一股说不出来的悲凉意味。

焦冲的小说就是这样：通过熟悉的市井生活和人群，支撑起写作的现实感，通过话题的切近性，营造出动人的现场感，进而彰显出生活的细节与质感。这也再次印证了一个朴素的写作道理：广博的社会生活和虔诚的写作态度，永远是创作的坚实基础。

焦冲在他的每一篇小说里，几乎都埋伏了关于人物和行动的突如其来的情感或转向。

这和他通常给人留下的“诚实”的文学印象有着不小的出入。绝大多数时候，焦冲小说的作者形象是本分地还原生活的现实主义者——现实一直是、并且将继续是小说的发源地。对生活敏感，不放过任何习以为常的东西，自然会产生出独特的感受。以文本的真实和鲜活为首要追求，焦冲选择让作者语言让位于人物语言，借助小说表达价值观，折射对社会现象的态度，体现对弱者和小人物的关怀，同时对“依葫芦画瓢，或者打着艺术的旗号脱离常理”保持警惕。具体到创作中，忠实地生活的写作伦理具象为缜密、周到的叙事特征，生活的质感经由细致铺排的情节逐一呈现，对现实的尊重和抽丝剥茧式的反思又进一步扩充着文本的叙事空间。

于是，当阅读者怀着对“诚实”的巨大信任，跟随他走进故事的开端，历经发展、高潮，期待结局的时候，那些突如其来的情感或转向往往令人微怔：

丈夫去世，新婚妻子因腹中胎儿的性别与公婆做“交易”，手术前一刻反悔，决心生下“女儿”独自抚养。可以想象的是，B超结果有误，最终诞下一个男婴。意料之外的是，孩子满月的第二天，交易如约进行，男婴换来500元现金，和一个眼泪同奶水一样不受控制的母亲。与此同时，在“我一个人照样把她养得好好”的“和想要孩子，以后尽可以再生，可这么多钱，恐怕再也沒有第二次机会了”之间，焦冲并未安置足量的停顿和过渡，并且，交易过程中附带的一段还算如意的感情，也随着交易的中断和继续无疾而终。(《无花果》)

类似的思路同样分布在其他文本中，如《沉香屑·第三炉香》，女孩放弃太多良莠不齐的对象，终于等来一位高富帅，一同到来的还有他如影随形、为他们提供奢华生活保障的姑妈。姑妈是包养者，女孩贪恋虚荣的同时经历巨大煎熬，基本都在预料之中，然而，当姑妈为高富帅策划浪漫求婚，游说女孩“怀着温暖的心情”登上“人生的漏船”时，如此这般的三人关系就很难不令人唏嘘了。同理可见《河东河西》，真才实学的堂兄海外镀金归来委身于县城小律所，堂弟从当年的小混混摇身变成大老板威震一方，小说用了大量篇幅渲染哥哥对弟弟“成就”“声望”的耿耿于怀，希望揭露那些不光彩的发迹史警醒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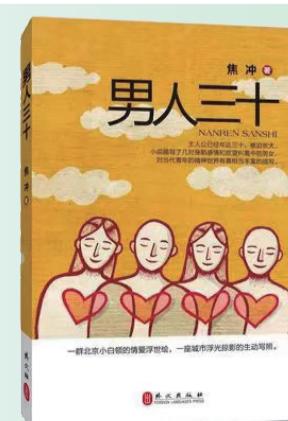
却又安排他在掌握证据的一瞬间再次远走他乡。

焦冲设置这些缺项和转向时，是不动声色却又略带凶猛的。他先是让阅读者安心地在匀称密实的草坪上行走，然后默默抽走所有背景板，让人在猛然发觉的同时踉跄在那些因布景需要而踩出的深深浅浅的坑洞里——是的，并非专门挖凿的陷阱，仅仅是一些因需要而留下的坑洞而已，焦冲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隐瞒，而阅读的人竟也一直没能留心去发现。

“突如其来”和“诚实”之间形成了一定角度的偏差，也许可以用文学之于现实的“意见的力量”来解释。在文学视域中处理社会议题，必然要在“反映”“再现”的基础上，让文学的意见充分介入到控制并检验个体生存意义的过程当中。不能原封不动，不必事无巨细，用恰到好处的缺项和转向来制造起伏，然后在某些重要关节处打动人心或引人沉默。但焦冲的偏差，出现的时机、位置、方式似乎都不像是某种写作策略的产物，而更像是叙事者努力过后的无可奈何——也希望拥有匀称和谐的起承转合，但事实只能如此。

我更倾向于将这种偏差归结为“诚”与“实”的争力。所谓“诚”即真诚，指向道德生活的规训、顺从及由此引出的严肃认真，当然也包括道德层面的精神自我实现等。“实”是真实、实在，它与自我的内空间意识、自为存在、自我分裂等密切相关。对道德规约、叙事伦理、审美逻辑等报以真诚的态度，是焦冲写作一以贯之的底色，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应有的文学自觉。在“诚”的原则下，交易中的母亲一定会反悔，女孩接受姑妈必定有前情，堂兄大概率不会揭发堂弟，每个人物每段故事从下笔那一刻起就已经确定了大致的行进方向。但现实主义者除去自省，还要自为。无论是最基础的现实还是最深刻的现实，“真诚的灵魂”始终与“分裂的意识”相伴相生，人的自我确认和自我拓展总会与轨道中的道德构成矛盾。因此，在道德责任预设的黑洞里，依然要有真实之光逃逸出来，那些缺项或转向也注定要突如其来，令人惊讶。

《以父之名》是一篇成熟度很高的小说，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焦冲“诚”与“实”争力的代表作。妈妈过世后，造型师马克重新认识“暴君”爸爸并接其来上海短住，是小说的主要线索。与以往相同的是，焦冲将许多文学传统



焦 冲

1983年生于河北玉田。2008年开始在《当代》《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山花》《长城》等杂志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男人三十》《微生活》《原生家庭》等，中短篇小说集《没事就好》。获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长篇小说佳作奖，2017年度广西文学奖。河北文学院第十四届、十五届签约作家。



如月亮般窥视着人间

——论焦冲近年的小说创作

□饶 翔

百年前似乎没什么不一样”。就“世情”而言，古今又有多少的不同？焦冲对世态炎凉的敏感，对世俗婚恋的反讽，对市侩文化的批判，也尽在如月亮般窥视着人间的冷眼之中了。

焦冲的多篇小说人物有着相近的谱系，所谓“渣男”“怨女”是也。在《沉香屑·第三炉香》之后的中篇《营救柴五郎》中，男女主人公甚至连名字都未改就再次登场了。这里的甘旭然不缺钱却缺爱，异性只是他用来解决性欲的工具，却不是他实现爱的对象。因而，他一直满足于使用社交软件来寻找性对象，但始终不肯与其中任何一位发展真感情。而这里的唐糖却在性关系之后动了情，难免不被“无情”的甘旭然所伤害——他对“狗儿子”柴五郎有爱，对营救了柴五郎的消防员李磊有义，却始终不肯对与其多番亲密的唐糖动情。《隐居图》中的商人格伦李则干脆颇具仪式感地雇佣起了“合约情人”，每位情人以三个月为期，过期作废，绝不拖泥带水。其中的一位雇佣情人苏禾越出了合约，起了婚姻之念，然而，在刀枪不入的格伦李面前，终究枉费心机，败走麦城。

这些男性为何如此这般决绝无情？抛开简单的性别对立视角，与其说他们“渣”，不如说他们是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幼时的丧母之痛

及父亲的薄情寡义，使甘旭然不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宁愿将爱投向一只宠物狗。格伦李三月一换情人，他甚至对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也颇为淡漠，甩手将其扔在疗养院，而身边的狗“巴顿”却常相陪伴。《以父之名》中的化妆师马克幼年目睹了父母不幸的婚姻，经受了父亲的强权暴力，在成年后以逃离的方式对父权进行反抗，选择与爱犬一起过自在的独居生活。在他们身上，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被人与狗之间的亲密关系所替代，如格伦李所言，“我，不喜欢人，狗多好啊，单纯而忠诚，不会嫌贫爱富，不会丑丑爱美，它真能做到

一视同仁，在它眼里，你就是它的整个世界，它的唯一，它对你从来不会有二心，可以为你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几部作品中相同的“人与狗”亲密关系模式，与其说是作者的偷懒重复，不如说是他的某个“情结”，一屋一人一狗，是他为这些个人主义者所作的“画像”。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写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然而，在太平盛世，在物质发达的城市，传统家庭观念的解体（在焦冲的一些小说中，家庭甚至成为一种创伤性的“原罪”），相对开放自由的性关系，以及一定的经济基础（有的还位居食物链顶端），使得这种个人主义成为可能。对这些个人主义者来说，亲密的关系反倒成为一种束缚与羁绊，无论爱情还是亲情。他们的最佳归宿只能是成为《隐居图》中远离尘世的隐者。

与这些男性的个人主义者相比较，女性对于建立婚姻家庭仍存有幻想与期待，无论是唐糖还是苏禾，她们仍不能像男性那样，将关系仅停留在单纯的“性”或是金钱层面（尽管这两样也是必要的），她们仍然想与男性发展更近的亲密关系，从而能真正“拥有”他们。她们的“怨”也由此而生。可以说，在个人主义这条道路上，这些都市女性并不像男性走得那么远，那么彻底。《秘密与谎言》中，原本婚姻生活平顺的郝娜在母亲身患癌症后，接二连三获悉了关于自身的“秘密与谎言”，她偶然发现了丈夫的“同志”身份，震惊自己傻傻当了多年“同妻”，同时，她也知道了她的身世，其实是抱养来的孩子。然而，养父母疙疙瘩瘩的婚姻也并没有因为有了她而得以善终，这使她下定决心，不能为了顾及孩子和一份衣食无忧的寄生生活而躲避在这段形式婚姻里。她毅然离婚得到了想要的自由，可一点都不觉得轻松，竟然有些患得患失。在焦冲的小说世界里，情感每每千疮百孔，婚恋总是难得圆满，交易与算计，秘密与谎言仿佛无处不在。“他人即地狱”，那些“个人主义者”因此关上了心门，阻断了交流，我们也如书中的女性一样，感知不到他们的内心。而我们大多数人却如郝娜那样，注定要生活在那充满缺憾的尘世里，在患得患失中继续追寻，在各种束缚与羁绊中挣扎前行。